



好演员要演一演坏人？

◆ 南妮

人说话、笑、拥抱，都带着一种酒醉后的感觉，让他的真正人格与身世产生了某种悬念，给故事留下偌大的叙述空间。他从未把视觉焦点对准他人，包括自己的妻子。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将“微变形”演得充满依据性，网络上有人言：“罗晋演坏人可以证明好演技。”假苏牧心的恶是在表面。他还不是太大的坏。他只是“小”，对自己充满了自怜。

等到罗晋可以演真的苏牧心这个正面角色时，考验又来了。苏牧心眼睛看不见，是个瞎子。罗晋让人相信，这是个聪明的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见，其他的判断与敏锐都有。假苏牧心的笑甜美而虚伪。真苏牧心的哭压抑而悲伤。那是他扑在自己哥哥尸体上崩溃又克制的痛哭。早在2018年，电视剧《归去来》，罗晋饰演的留美硕士书澈，因为爸爸突然从市长变成囚徒，心理与生活大变，遂浪迹天涯，远离尘嚣，那种压抑与悲伤，罗晋演得准确而具有力度。剧中，他与扮演他父亲的王志文演对手戏，亲和与疏离演得恰如其分，气场不输王志文。思想感情能够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即为好演员。

有差异性的双胞胎，谁演谁过瘾。演暴君，演盲人，都是要拉开两位形象上的差距。反差的戏是好看的，但反差的戏也要深刻。苏氏双胞胎的戏，明显是“一个是魔鬼，一个是天使”的套路。只有至艺术的极端，戏剧化的力量才能感染人心。也许因为只有16集的篇幅，《目之所及》未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呈现

假苏牧心的灵魂痛苦。只有一段他反对岳母要他离婚的嘲讽和力争。还有接到以为死去兄弟的来电而激动。女儿去世，前后的性格变化缺乏细腻展现，而细腻，才能让人深入他的内心。他人格分裂吗？有分裂才是有深度的。他在滑下利益泥潭与保有本性之间有过挣扎吗？他为何会对自己的坏上瘾？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戏。真苏牧心也是如此，眼睛失明的形体表达自然而不夸张。镜头里他的动作比较多，而心理的刻画，感情的起伏比较少。故事猎奇是容易的，真正的走心才见其艺术性。人物内心的戏剧冲突要足够强烈足够警世，那么其命运对于观者才更具有冲击力。罗晋在接受某个采访时提到，每个角色都有他的价值，他想尝试不同的人生，这对演员来说很重要。是的，人不是生来就坏的。

余男饰演的女刑警队长的心理线索，她从小被父母抛弃，作为弃婴被警察送进福利院。她憎恨父母，最后又与父母和好。这些主情节的枝蔓，白白占据空间。有这时间，还不如去加大兄弟俩的戏份。悬疑剧的重点并非女刑警的魅力。

陈道明演过黑社会老大，张译演过奸臣。好的男演员要演一演坏人。好像画画需要对比色，突出是因为衬底在。又好像挥拳显力，要铆足劲先把拳头往回收。反人性，反道德，见识过恶魔，再演天使，天使会更具力量。演过坏人，再来演好人，好人会更有光芒。功力像一架不断煅烧修炼的炉子，演员的能量渐燃渐旺，最后就抵达了“炉火纯青”。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在上海的繁华腹地，一场静默的变革正在发生——这座城市的购物中心里，艺术正在重新定义我们与空间的关系，重塑着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方式。商业空间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场所，他们正经历一场基因重组，蜕变为艺术与生活交织的现场。

这个盛夏，兴业太古汇的廊道间，一头由金属与光影构筑的巨鲸正游弋于其中，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这头巨鲸不纯粹是赚足眼球的艺术装置，更像是一个引导者，带领人们暂时脱离消费主义的直接诉求，进入一个沉思与想象并存的现场。

这正是横跨四个扶梯区，视觉纵深达300米的中国先锋视觉艺术家陈天灼的《海语》装置。作品围绕“印迹、浮栖、触发、回响”四个篇章展开，述说了不同的生态叙事，在最摩登的商场营造出一片诗意瀚海。

这个名为《邂逅瀚海》的艺术项目选择在兴业太古汇的中庭亮相，实属“别有用处”——中庭通常是商场里“最功利”的空间，往往被品牌快闪店或促销展会所占据，如今却化身为一个文明互鉴的舞台，观众仿佛穿越了现世的帷幕，走进另一个超现实的景观。这场展览邀请了多位国际与本土艺术家共同参与。

策展人称是“一次流动的海市蜃楼”，又有称是“一场跨文明的对话”。实际上，最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把艺术“搬进商场”，而是让艺术与商业空间互相重塑。沙与光、风与影，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以商业为目的的空间里，也可以存在另一种精神呼吸。

与兴业太古汇的恢宏不同，相距不远的PAC购物中心则选择了一种更温柔、更轻盈的表达。商场特邀英国插画艺术家丹尼尔·弗罗斯特以大型装置形式，将其插画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展出，这场公共展出命名为《自在时光》。

丹尼尔·弗罗斯特的画风素以简约线条、明亮色彩和奇思妙想著称。他的作品极具童趣，以轻松幽默的视角解构城市生活，探索日常现实与超现实幻想的交融。本次中国首展中包括了《月亮男孩》《时间飞行者》等系列，这些装置分布于PAC的六个点位，将风格奇趣的插画人物融入PAC的开放式社区，营造轻松快乐的街角场景。这一展览并不追求视觉震撼，而是提供一种心理松弛，那些天真恣意的角色仿佛带有治愈的力量，让人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寻到片刻放松。

这些艺术装置将商业空间重塑为情感连接的场所。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表情变得柔和，步伐变得缓慢，甚至消费行为也变得更加从容和愉悦。而上述两家不过是上海商圈艺术化的一部分。曾几何时，这股风潮已经蔓延到多个地标。

花木时光里曾邀请日本艺术家空山基带来标志性的机械姬装置。那具巨大的金属身躯以未来感的造型矗立在广场中央，闪烁的质感让人瞬间移步科幻大片场景。嘉里中心则通过哆啦A梦、Labubu等流行艺术IP的展览，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将潮流符号与消费场景结合，制造了一种全民参与的热潮氛围。

这些例子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商业空间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展陈和营销，正在通过艺术完成一次华丽进阶。这种变化也意味着策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中庭一点点成为精神场域，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留住人，从而让商场成为都市人寻找慰藉的角落。

上海是最适合发生这种实验的城市。它的速度与多样性，让艺术与商业的交融不显突兀，反而成为都市精神的延伸。当人们走过这些被艺术拥抱的商业空间时，他们或许不再只是行色匆匆的消费者，而是成为一场叙事的参与者。当艺术不再高悬于远方，而是融入寻常生活的脚步，人们会更多发现，诗意不一定只在远方，也可以在城市、在身边。

商业交融艺术 诗意就在身边

◆ 卜翌



上交新乐季启幕—— 铭记历史 致敬胜利

◆ 茅亦铭

音乐，是跨越时空的语言，它能唤起人类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也能成为铭记历史、缅怀先辈的特殊载体。在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的舞台上，余隆总监执棒，以两场震撼人心的音乐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上了一份庄重而深情的音乐礼赞，让观众在激昂的旋律中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和平的珍贵。

今年是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具有深远意义。肖斯塔科维奇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作品涵盖了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等多种类型，风格独特，技巧精湛，充满了对人性、历史的深刻思考。他的诸多作品尤其是交响曲，不仅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也传递了人民的抗争精神。

此次上交新乐季开幕音乐会的第一场，聚焦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肖五”在上交的演绎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这部作品诞生于前苏联特定的历史时期，作曲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通过音乐传达出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上交各声部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状态极佳，尤其是铜管声部的铿锵有力，如同历史的呐喊，

直击人心。

紧接着的第二场音乐会更是将情感推向了高潮。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是一部史诗巨作，它不仅是作曲家个人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篇章，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首英雄赞歌。这部时长80分钟的交响曲，以其宏大的结构、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戏剧张力，生动地再现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艰苦卓绝以及军民在战争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首乐章的“入侵主题”如同战争的阴霾笼罩而来，压迫感十足，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第二乐章的圆舞曲则如同短暂的喘息，带来一丝宁静与慰藉，仿佛是在战火间隙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眷恋；第三乐章的紧张阴郁，如同战争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人们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在音乐中被细腻地刻画出来；而第四乐章则如胜利的号角，振奋人心，激昂的旋律如同胜利的曙光，驱散了战争的黑暗，让人们对和平的未来充满希望。在音乐的高潮部分，整个音乐厅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笼罩，观



众的情绪也被彻底点燃，掌声、欢呼声在音乐结束后久久不息，这是对音乐家们的致敬，更是对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先辈们的缅怀。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对历史的铭记与尊重。这两场音乐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和精神洗礼。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